

译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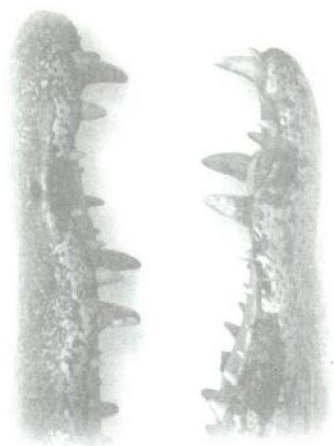
DAVE

BARRY

问题搞大了

〔美国〕戴夫·巴里 著
徐晓东 叶旭军 译





问题搞大了

[美国]戴夫·巴里 著 徐晓东 叶旭军 译

BIG TROUBLE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题搞大了 / (美) 巴里 (Barry, D.) 著; 徐晓东, 叶旭军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1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Big Trouble
ISBN 7-80657-317-8

I. 问… II. ①巴… ②徐… ③叶…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1382 号

Copyright © 1999 by Dave Barr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G.P. Putnam's Sons, a member of
Penguin Putnam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101号

书 名 问题搞大了
作 者 [美国]戴夫·巴里
译 者 徐晓东 叶旭军
责任编辑 尹礼荣
原文出版 G.P. Putnam's Sons,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l.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南京博览照相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 页 2
字 数 163 千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317-8/I·269
定 价 11.3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现实主义与美式幽默

徐晓东

国内对美国作家戴夫·巴里(1947—)及其作品了解不多,但在美国他却以独特的幽默和对现实社会的戏讽而备受推崇。他有五部作品曾先后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巴里是一位颇为成功的专栏记者,一九八三年起在《迈阿密先驱报》供职。他的作品大多反映了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如毒品走私,儿童保护,政府腐败等等,他犀利的笔调,敏锐的观察,诙谐的文风给许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普利策奖咨询委员会经过层层筛选,于一九八八年将新闻评论奖授予巴里。

这位活跃在当今美国文坛的作家生活阅历十分丰富,这无疑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巴里一九六九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宾夕法尼亚的一家报社任职,“刚出大学校门时,他幻想着利用自己英文专业的写作特长,伸张正义,铲除腐败”,然而事与愿违,他的工作却是“写写讣告,报道一些市政会议的情况”。巴里和《问题搞大了》中的那个“倒霉蛋”埃利奥特一样,发觉自己“剩余的时间越来越少,写一些读者真正想读的东西也越来越难”,几番周折之后,他来到了迈阿密,这里到处是棕榈树,不远处是大海,蔚蓝的天空下,远方的帆船轻柔地摇动着桅杆,他感到这是他一生所见最秀美的地方,从此他就在迈阿密定居下来。

《问题搞大了》是巴里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新作。其不同凡响的

开头,也许会使读者误解为这是一部流浪汉小说。书中首先出现的角色是帕吉——一名十足的流浪汉。他一生漂泊不定,四海为家,本想搭车南下找个暖和的地方挨过冬天,但迷迷糊糊地从美国北部的克利夫兰出发,居然到了南部的迈阿密港,并在一家烧烤酒吧打工。说来奇怪,这家名为烧烤酒吧的地方居然连个烧烤架都没有。帕吉隐约觉察到这不是什么规规矩矩的酒店——来这儿喝酒的顾客很少,而喝得最多的竟是自己,可自己又都是白喝……,但他并不在意。到这里,小说自然地过渡到了另两个流浪汉:“蛇”和埃迪。他们晚上住在破船上,白天则到停车场冒充管理员,打打手势引导游客停车以骗点钱。一日,两人来到了帕吉打工的酒吧喝酒,顺手牵羊偷了帕吉放在柜台上的钱。痛失辛苦钱的帕吉自然要讨回公道,没想到公道没有讨回,反讨了一顿饱揍。关键时刻,酒吧的侍者帮他解了围;这时,帕吉啪的一声踢断了“蛇”的小腿。“蛇”从此怀恨在心,决意报复,无形中也卷入了这家“黑店”,从此问题越搞越大……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家店竟然打着酒吧的幌子,干的却是非法买卖军火的勾当!大量的军火通过恐怖组织从前苏联偷运到这里,然后再分散到全美及世界各地,这里不仅有各种枪械导弹,甚至还有一枚核弹。威力巨大的杀伤性武器吸引了大批买主,不仅有恐怖分子、宗教领袖,甚至还有当地的一些公司,例如迈阿密的“幺二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公司常派一个叫赫克的人来送钱,这个赌鬼为了还清赌债,不惜侵吞公款而招致杀手亨利的追杀。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赫克打算揭露公司内幕,并欲从这家酒吧买一枚导弹,放在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里。一直内心惴惴不安的酒吧老板约翰乘机交给赫克一个箱子——前苏联的核弹!围绕着这个神秘的箱子,小说情节迅速进入高潮。“蛇”看到箱子如获至宝,以为里面满是珠宝或是毒品,他抢了赫克的箱子,并绑架着人质登上飞机,梦想着去巴哈马改变自己的命运。在

机场安检时,核弹的定时装置无意中被打开,眼看时间分分秒秒过去,一直在他们身后跟踪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获知了这个消息,急忙通知两架F-16紧急起飞,战机上携带着响尾蛇导弹……

文学形象是作家心灵的凝结,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体现出他的审美指向。巴里先生在一次给笔者的邮件中谈到了作品的主题,他说:小说主要描写了一帮小人物,他们或是由于自身不聪明,无法把握自己的行为,或是因为一些复杂的因素,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问题也随之越搞越大。随着情节的逐步展开,人物也随之增加,我们不禁为作者捏把汗。巴里却巧妙地运用了时空交叉,分割叙述的模式。但是如何将这些小人物串起来,将情节推向高潮呢?因为对于一群小人物的描写,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流于俗套,然而巴里不愧是老练的名家,他以神秘的“箱子”为线将这些“珠子”串起来,达到了情节的完整统一。任何一部优秀的小说都离不开时间的精心安排,来增强故事的悬念。《问题搞大了》是一部小人物众多的幽默小说,巴里先生既使用了传统的写作手法,突出了小说结构第一的原则,也采用了一维时间的线性结构,然而这种表层结构的时间有序性并不排除时间的深层辐射;作者在扣住主线的前提下,同时对角色的来龙去脉采用了适当的倒叙手段,抓住读者的思绪,不断制造悬念,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并为随后的情节埋下伏笔。例如小说一开头便交代“名义上是烧烤酒吧,但是这家快活狼烧烤酒吧却连一个烧烤架都没有”,这一突兀的开头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心,然而作者却将此按下不表,一直到第五章才做了交代。这样的融合使小说的时间脉络清晰明了。

《纽约时报》盛赞巴里的风格,称他为全美“最幽默的人”,这与他作品中的重要特色——夸张和幽默不无关系。这部《问题搞大了》始终贯穿了反讽和幽默的基调。最精彩的是第六章中“蛇”和

埃迪抢劫烧烤酒吧前的那幕滑稽剧。两人为了蒙面打劫,事先在店里偷了一些袜子,没想到打开一看,竟然是女人束腹用的加厚连裤袜,套在头上根本看不见前方。他是这样描述的:“只见‘蛇’的整个脸被袜子的左腿罩住,袜子的右腿一直挂在胸前,荡来荡去;埃迪把厚厚的裤裆罩在脸上,留着两条袜腿扛在肩后,看上去像一只硕大无比、受了惊吓的兔子。”甚至在感情荡气回肠的时刻,巴里也不忘幽默一下,谈到埃利奥特想起自杀念头时,他是这样写的:

……自己再换上一套干净的内衣,义无反顾地走向自己那套小公房的狭窄阳台,然后朝楼下的停车场方向跳下去,自己跳下去的时候一定要对准那辆一九八七款的庞蒂亚克火鸟车,楼下二三八房间的那个鬼崽子每晚开车回来时,把那车的音响开得震天响,惟恐大家不知道。最后是“啪”的一声,所有的烦恼便会烟消云散。保险公司会赔给他一笔钱,这笔钱不就可以支付儿子的大学学费了?!在葬礼上,也许人们才回忆起他写过的那些别开生面的特写文章,会认为他是历经磨难的才子。想到这里他心里宽慰了许多,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记起自己有恐高症不敢从阳台跳下去,甚至自己在“沃玛”烤架上烤热狗时都不敢往栏杆外面看。更倒霉的是,自己从来就没办人身保险,唉!就这么失败地活着吧!

当今的社会是缺乏英雄的社会,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人又都是英雄。《问题搞大了》精心刻画了埃利奥特这个典型形象,同时突出了情节的现实主义特征,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了当代西方国家深刻的社会危机。对于埃利奥特和儿子马特的描写,作者驾轻就熟,糅合了自己在报社的经历,娓娓道来,十分逼真。埃利奥特这个单纯的记者既看不惯市政会议上的官僚作风,又对总编本人的能力嗤之以鼻,对那些所谓“问题报道”更是深恶痛绝,于是自

已开办了一家广告公司。万事开头难,创业阶段他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四处拉客户上,几年后得到的回报却是:四处哀求客户付钱。这位可怜的小记者简直四面楚歌,尝够了生活的艰辛:因为工作的不顺,他与妻子离异,每每回想到自己的生活,他感慨万千,作为父亲和丈夫他完全是一个失败者,经营的小生意根本不值一提,埃利奥特希望理智而现实地去想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可是脑子里的最终答案只有一个:自杀。这无疑揭示了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中年危机。九十年代初笔者在欧洲参加大型商品交易会时,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听到过这一现象。一些看似事业有成的商人以自己为例子解释了中年危机的成因。为了事业,他们长时间抛妻离子,在世界各地推销商品,严重忽视了家庭的生活质量,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变得陌生起来,而国家的税收杠杆如此有力,使得他们的净收入与六小时工作制的大公司职员相差无几,无形中削弱了他们的成就感。这些中年人转眼将踏入退休行列,“家”的概念却不合时宜地离他们越来越远,于是他们不断地问自己:生活到底为了什么?

当今美国文坛新人辈出,新作如雨后春笋。作为一部幽默的讽刺小说,《问题搞大了》之所以深受读者的青睐,凸现于新人辈出的美国文坛,关键在于作品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特色和社会的现实性。缺乏现实基础的幽默往往或是空中楼阁,令人费解,或是流于世俗,让人作呕。《问题搞大了》却别具匠心地将反讽基调糅合在现实批判中,相互辉映。作为一名长期在新闻领域耕耘的记者,巴里先生本着记者的良知,在作品中处处以社会现实性为基础,深刻地揭露了美国社会的政治腐败。一个国家是否真正享有民主,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问题搞大了》无情地鞭挞了美国的民主选举:连姓名都写不完整的乞丐可以参加投票,仿佛是美国民主广泛性的典型体现,然而选举如果以酬劳为前

提,无疑是莫大的讽刺,倘若酬劳还以市场供需而浮动更是辛辣的嘲讽,例如:

……轮到帕吉时,老头要他填艾伯特·格林(Albert Green)这个名字,但是他竟写成了奥伯特·格伦(Allbert Gren)。真正的艾伯特·格林早在一九九一年就死了,不过“他”还能经常在迈阿密投票。在市长候选人中,帕吉将格林先生的选票投给了一位叫卡洛斯的。尔后他走了出来,拿到十块钱,这张纸币握在他手里就像一张百万美元现钞。帕吉从来没有投过票,这一天可真过瘾,坐在白色货车里,在迈阿密市里一连赶了四个场子,投了四次票,前三次每次都是十块,等第四次那个司机说只有五块了,帕吉说算了……

作者在刻画人物,铺陈情节的同时,不时画龙点睛地加进一两句议论和白描,例如第十一章中一针见血地痛斥了迈阿密机场的腐败和混乱状态:

为了防盗,大部分物件都用绿色弹性塑料布包裹着,这是机场两大支柱产业之一,另外一项是对机场进行没完没了的“整修”,所谓的“整修”就是安装些永久性的标志牌,没完没了地请求公众原谅机场给他们带来的不便。

作者对政府各部门的黑金政治深恶痛绝。“么二公司”通过贿赂政府官员,揽到了许多市政工程,而修建拘留所就是其中之一,按要求安装的最先进的电子安全系统竟然都是打折的伪劣产品:

……结果拘留所投入使用后不久的一天,狂风雷电交加,突然,监狱中许多要命的电子门竟自动开了!想不想呆在狱中,犯人

可以自便,一切都凭良心!结果大约一百三十七名犯人中有一百三十二人当机立断,不希望继续呆在监狱。这可是闻所未闻的新闻:一大帮犯人(其中还有不少杀人犯)在迈阿密市中心的各条街道四散奔逃,屁股后面有大批警察和新闻记者发了疯似的追。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对此进行了现场追踪报道,并对全国播放。当一名越狱犯被捕获之后,被推推搡搡着进警车时,一名记者对着犯人喊:“越狱的主谋是谁?”

“操他妈的,没人主谋,门自己开了。”

巴里作品的现实性无处不在。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作家,他更关心当代的社会问题。现代的媒体已深入到千家万户,然而媒体如何正确引导观众的情趣,这是一个问题。作者第五章描写了电视上所谓的“杰里·斯普林格访谈”节目,节目的内容竟然是丈夫和妻子讨论是否要剃掉嘴唇上的胡须,当一场访谈节目即将演变成武打时,节目主持人竟然悄悄溜到了观众席,结果自然完全在预料之中:两个嘴唇毛绒绒的胖女人正追打着一个男人(第六章)。同样,第五章出现了一个广播上的体育脱口秀节目,该节目的主持人在无聊的力度上更胜一筹,大部分节目时间消磨在和听众争论有没有胆量打电话上。难怪连职业杀手亨利都受不了,关掉收音机,摇着头说:“这个国家真是……”

巴里的许多作品都被改编成电视节目,深受人们的欢迎。目前《问题搞大了》正在拍成电影,演员阵容中既有出演过《轰天炮3》的赖内·罗素和给《玩具总动员》配音的蒂姆·艾伦,又有巴里先生本人(饰B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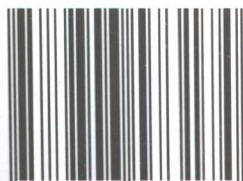
从总体来看,《问题搞大了》虽然缺乏名著那种隽永的内涵和深刻的教育意义,但该书切入点别具一格;在主题方面,它完全不像其他畅销书那样读来令人心情凝重,它既没有《遗嘱》那样发人

深省,也没有《西点危机》那样曲折跌宕的情节,更没有《白夹竹桃》那样的黯然神伤,然而它那简洁明快的笔调,令人捧腹的语言,夸张的人物塑造,都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形成了它独特的魅力。

故事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科科纳特格罗夫市，两个中学生用水枪做杀人游戏，碰上了非法军火交易中的真谋杀，而一个流浪汉无意中卷入了这起事件，女中学生和提箱子的流浪汉被两个无赖绑架上了飞往巴哈马群岛的航班，那只箱子恰好是一枚小型化的核弹，并在上飞机前的安检中被意外地启动，英勇的女警察追上了飞机，避免了一起在大西洋上空机毁人亡的灾难。

该书的作者被《纽约时报》称为全美“最幽默的人”，全书幽默、滑稽。作者在书中讽刺了美国的民主选举，描述了流浪汉、广告商、无赖等小人物生活的艰难。故事情节曲折，悬念丛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ISBN 7-80657-317-8



9 787806 573174 >

ISBN 7-80657-317-8

I·269 定价: 11.30 元

第 一 章

名义上是烧烤酒吧,但是这家快活狼烧烤酒吧店却连一个烧烤架都没有,就在这家店里帕吉呆了将近三个星期,这已是他打工生涯的最长记录了;他此前的事业是半个职业“瘪三”。眼下他考虑要在迈阿密正儿八经地安顿下来,看能不能找个有遮盖的地方搬进去,不过他还真舍不得离开夜夜相伴的大树。

他对迈阿密的一切都心满意足。这儿不仅四季温暖,而且多数警察对他们这样的人都很宽容。唉!也是为了生存,他们偶尔也会干点越轨的事,这是那些安分良民想都不敢去想的事,譬如说,到某个地方什么也不买,你可以愿意坐多久就坐多久,没警察来管你,好像大多数警察的态度是:嘿,您尽管坐着,只要不武装抢劫,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另一个让帕吉高兴的是,在迈阿密,人们老是说西班牙语,这使他有一种身在国外的感觉。他一直渴望出国,而事实上他惟一的一次机会是到了加拿大,那还是四年前的一个长周末,他迷迷糊糊地从布法罗兜到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加拿大一边,顺便在“里普利信不信由你纪念馆”^①里撒了泡尿,为此他还被拘留了几天。

^① 漫画家 Robert Ripley(1893—1947)于一九一八年在报纸上开辟一个专栏,画世上的奇人怪事,以及难以置信的事实,十分受欢迎,以后又出现了同名的广播、电视和展览馆。

说来也可笑，帕吉起初并不是非要到迈阿密不可。他从克利夫兰那个根本不像家的棚子里出来，想搭车南下，找个暖和的地方挨过冬天，刚巧拉他的卡车司机要去迈阿密港的市区。

也算是帕吉福星高照，刚到的那天正轮上选举日。他在街上逛了不到一小时便遇到了一个老头。老头开了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在帕吉身边停下，对他嘟嘟囔囔说了一通西班牙语，然后拿出一张十美元纸币在他面前晃了晃，帕吉还以为是那家伙要他吹箫^①，说了句“没兴趣”，老头立马换成英语，告诉他这十块钱的代价只是投票。

帕吉说：“我不是本地人。”

“这没关系。”

就这样帕吉钻进了货车，到投票点的一路上，老头又拉了另外七个男的，有几个身上还散发着刺鼻的体臭。到了投票点，他们径直走进去，然后由老头教他们怎么做，对此，工作人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轮到帕吉时，老头要他填艾伯特·格林(Albert Green)这个名字，但是他竟写成了奥伯特·格伦(Allbert Gren)。真正的艾伯特·格林早在一九九一年就死了，不过“他”还能经常在迈阿密投票。在市长候选人中，帕吉将格林先生的选票投给了一位叫卡洛斯的。尔后他走了出来，拿到十块钱，这张纸币握在他手里就像一张百万美元现钞。

帕吉从来没有投过票，这一天可真过瘾，坐在白色货车里，在迈阿密市里一连赶了四个场子，投了四次票，前三次每次都是十块，等第四次那个司机说只有五块了，帕吉说算了，他觉得已从迈阿密得到了许多，就算做点贡献也没什么。

① 口交。

最后的投票点是在迈阿密一个叫科科纳特格罗夫的地方，司机把他丢在那儿。这里到处是棕榈树，远处是海，蔚蓝的天空下远方的帆船轻柔地摇动着桅杆。帕吉觉得这儿是他从未见过的最秀美的地方，感觉好极了。身上有三十五块现金，这不由得令他兴奋起来，帕吉从没像这样富裕过，他打算买啤酒喝。

他四处寻觅一个好去处。他可不想去那种游客光顾的酒吧，那儿一瓶啤酒可能要五块钱，即便是对他这样一张选票能赚十块钱的人来说，也还是太贵了。帕吉转来转去到了科科纳特格罗夫破烂不堪的外围，不知不觉走进快活狼烧烤酒吧。

这个酒吧不是什么高档次的场所，不客气地说，即使再花几千美元装潢，它也仅够得上低级酒吧的档次。橱窗内有一块霓虹灯招牌，可是有些部分已经不亮了，“快活狼”几乎成了“大舌狼”。走进前门，老远隐隐约约就可以看到厕所，厕所还没有门。几年前一个顾客费了老大的劲也拧不开门，一怒之下用灭火器把门给砸了。酒吧里灯光昏暗，还有一股馊味，好像是啤酒跑了气；电视上正在播放摩托车赛；墙上涂鸦似的写着人名，还有赤裸裸的生殖器漫画。到了这种地方，帕吉像到了家一样无拘无束。

他坐在空空荡荡的酒吧里，远处只有一个大胡子正和一个招待员聊天。说的话，帕吉听起来既不是英语也不像西班牙语。那个招待是一个臃肿的家伙，脸胖乎乎的，他看看帕吉，可就是不过来招呼。

“来瓶百威。”帕吉说。

“有钱吗？”招待问道。

帕吉心里也不发火，因为他知道自己看起来就不像有钱的样子，事实上，换在平日里他也的确没钱。

“有。”说着，他把三张十块，一张五块掏出来放在柜台上。招待也不说话，打开一瓶啤酒放在帕吉面前，然后拿去一张五美元，

找回三元五角放到原处,随后又回去和大胡子嘀嘀咕咕一通外国话,两人大笑起来。

帕吉也不在意,心里盘算着,按一块五一瓶他到底能买几瓶,但是算来算去也搞不清具体是多少瓶,反正很多,不会少于十瓶,如果有 Slim Jim^① 牌的东西,他还能再买一些。

帕吉正喝到第四瓶时,两个家伙走了进来,一个叫“蛇”,穿着一件印有“鳄鱼^②”字样的 T 恤衫;另一个叫埃迪,T 恤衫上印着“你狗屁不懂”。两人都穿着毛边牛仔短裤,拖着拖鞋,脚跟漆黑,像是穿了双黑色短筒袜。

“蛇”和埃迪自称为渔夫,其实他们并不打鱼,只是住在一条被船东报废的破船上,船上早没了发动机,一下水就要沉。那么两人如何赚钱生活呢?他们的办法就是站在科科纳特格罗夫的停车场,当游客开车过来,两人就打手势,引导车子停在车位上,即便停车场是空空的,他们的手势也打得一丝不苟,好像和引导航天飞机一样,这也是一种技术活,然后两人就站在车旁等小费,一般他们总能拿到,特别是天黑时。

帕吉看得出“蛇”和埃迪是这儿的常客。两人刚走进来,招待就迎上去,指着店门说:“去,不是告诉过你们!出去!”

“别,别,别这样。”埃迪说着,双手放在胸前,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你看,我俩只是想喝两杯,我们有钱。”说着从短裤口袋中摸出些硬币摆放在柜台上,一些二十五美分的,一些十美分的,还有一分一分的。

招待瞟了一眼,没说话。

“好吧?”说着,埃迪靠着柜台坐在帕吉的右手边,中间空了

① 美国 Slim Jim 公司生产的快餐肉制品,包括肉棒和牛肉干等。

② 美国的一个大学橄榄球队。

一张吧椅，“蛇”坐在埃迪的右边。“行。”埃迪已经看出招待不再为难他们了，指着那把硬币说：“能买多少就买多少。”

招待还是不理他们，只是将硬币一个个数好放在手里，然后在两人面前放了两只杯子，顺手从一个没有商标的瓶子中倒了点黄色液体给他俩，转身回到大胡子那儿。

“真是个浑球。”埃迪对“蛇”说。

帕吉看到自己不必再躲着了，于是接着看他的电视，电视上正播放皮卡车赛。帕吉不是特别爱看电视，不过他的习惯是：只要有电视，他就看。

约莫二十分钟后，他觉得有一些尿憋，伸手去拿柜台上的钱，突然发觉钱少了，他不敢肯定缺多少，但至少十块。

帕吉看看他的右边，埃迪和“蛇”都在看电视，一副十分投入的样子，仿佛电视上不是皮卡汽车，而是全裸美女。

“嘿！”他叫了一声。

埃迪俩还是盯着屏幕。

“嘿！”他又喊了声。

“蛇”依旧盯着屏幕，埃迪转过头，狠狠瞪了他一眼，说：“啥事，哥们！”

“还给我！”帕吉说。

“什么？”埃迪拉长脸，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一看就像装的。

“我说还给我！”帕吉说。

“你他妈的在说什么？”埃迪骂道，这时“蛇”也转过身来，两人都冲着帕吉。

按以往的经验，帕吉知道这种情形下自己准会挨揍，看来只有自己做出让步了，可是这十块钱，唉，狗日的。

“我是说还我……”

因为隔着一张椅子，埃迪这一拳并不重，而且又打在帕吉的肩